

AGI 时代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与价值理论重新对账

——价格、贡献、分配与意义边界

Reckoning with Economics, Political Economy, and Value Theory in the Age of AGI

Price, Contribution, Distribution, and the Boundaries of Meaning

作者 子君赋 出品 文明跃迁研究组

独立发布版 V1.3 维度跃迁与跨学科因果关系修订

面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劳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生态经济学、AI 经济与公共政策共同审查；在不替代各学科专业结论的前提下，重画价格、效用、产出、贡献、收入、权利与意义之间的推导边界。本文提出的四轨分配、事件型贡献记录、公共回流、资源权利束与阶段化经济均作为可检验、可失败的 C 类制度假说，不构成经验经济学已证实结论或具体法域政策参数。

正文修订 2026 年 10 月 10 日 作者 子君赋 出品 文明跃迁研究组

摘要

AGI 经济讨论经常把一个制度问题压缩为一条技术预测：机器会不会替代劳动。然而，真正的断裂不是某个失业比例，而是生产能力、劳动投入、资产所有、价值实现、贡献归因与分配权力不再自然重合。本文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价值理论之间建立一个可审查的分层框架。首先区分价格、效用／福利、经济产出、贡献、意义生成与意义权属；继而提出 AGI 复合生产链、四轨分配结构、贡献事件模型、资源权利束和阶段化经济。价格仍是稀缺条件下的重要协调信号，却不能裁定人格、公共价值或存在资格；生产率提高可以扩大选择，也可能通过资产、基础设施和议价权集中重新分配时间与风险。已有任务实验和现场研究显示生成式 AI 能够在限定任务中提高效率，但截至 2026 年 8 月的新增证据仍显示：微观生产率增益高度异质，尚不能自动聚合为工资、工时、企业生产率或宏观福利改善；数字基础设施、任务构成、组织重构与制度条件决定收益能否扩散。[17–29][37–41] 本文提出的四轨分配、事件型贡献、公共回流与资源权利束属于 C 类制度假说，而非经验经济学已证实结论；若其在财政、分配、权力、退出或长期社会后果上持续劣于替代方案，应收缩或放弃。文明跃迁只提供最低哲学接口：意义为根且来源可以不同；有限性不是意义唯一来源；能力、承认、资格、权利、权力与意义支配权不得自动互推。文章以高利润 AI 诊断、公共 AI 基础设施、长期照护、流域调度、算力能源和不可逆生态后果为压力测试，最后提出最强反驳、失效条件与跨学科研究议程。本文进一步将本学科职责前移至目标与目的生成：从利己为先转向利他为先的利己，使真实利害相关者在目的生成与锁定前进入判断。学科事实、方向、方法与结果分别说明，不以局部成败替代共同存续和三个长期目标。本文据此把研究从分清专业对象推进到深入跨学科关系，重点追踪本领域判断怎样经其他领域改变现实，又怎样由反馈返回并改变原条件与下一轮目的。多主体、多阶段和多场域的利害须分别呈现，相关、共同原因、中介与因果反馈须分别检验，新增关系维度接受具体反证。

关键词：高级人工智能；价格；价值；贡献归因；四轨分配；照护；公共回流；资源权利束；意义边界

Abstract

Economic debate on AGI is often compressed into a technological forecast: will machines replace labour? The deeper break lies elsewhere. Productive capability, labour input, asset ownership, value realization, contribution attribution, and distributive power no longer coincide. This paper develops an auditable framework across economics, political economy, and value theory. It distinguishes price, utility or welfare, economic output, contribution, meaning-making, and authority over meaning; it then proposes a composite AGI production chain, a four-track distributive architecture, event-specific contribution records, public-return boundaries, bundles of resource rights, and a stage-sen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Prices remain important signals under scarcity, but cannot adjudicate personhood, public value, or eligibility to exist. Evidence through August 2026 supports real but heterogeneous task-level productivity gains while showing that such gains do not automatically aggregate into earnings, hours, firm productivity, or macroeconomic welfare; diffusion depends on task compositi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organisational redesign, skills, competition, and institutions. The four-track architecture, contribution-event model, public-return rules, and resource-rights bundles are therefore C-class institutional hypotheses, not established empirical-economics results; they must contract or be abandoned if they perform worse than competing arrangements. Civilizational Transition supplies only a minimal philosophical interface: meaning may have plural sources; finitude is not its sole source; and capability, recognition, status, rights, power, and authority over meaning must not be inferred from one another. The paper ends with pressure tests, strongest objections, defeat conditions, and a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agenda. The paper further locates disciplinary responsibility before goal and purpose generation: a shift from self-interest first to self-interest with others first brings subjects with genuine stakes into judgment before goals are formed and locked. Facts, direction, methods, and outcomes remain distinct. The analysis is further extended to cross-disciplinary causal relations. It traces how judgments in this field change real-world conditions through other domains, and how feedback modifies the original conditions and subsequent purposes. Effects across actors, stages, and settings must be distinguished from correlations, common causes, and merely asserted connections.

Keywords: advanced AI; price; value; contribution attribution; four-track distribution; care; public return; bundles of rights; boundaries of meaning

研究定位、材料范围与证据纪律

本文的研究起点是理论与维度跃迁。保留本学科的专业精度，同时深化它与相邻领域的因果关系；专业边界标明证明责任，不终止对共同后果的追踪。既有学术参与竞争解释和反例检验，不能以原分类尚无位置要求新问题退回旧框架。

本文是可脱离内部文库独立阅读的专业深稿，不是经济学通识，也不提供某一国家可直接套用的税率、基本收入金额、资源配额或自动分配公式。AGI 在本文中是前瞻性对象类别；涉及现实系统时，只讨论公开可核验的高级生成式与代理型 AI、算法基础设施和制度文本。公开来源核验截至 2026 年 8 月 26 日；统计、政策和产品状态在投稿前仍须再次核验。[23–41]

全文区分四种论证身份。A 类是已有较稳定支持的事实与制度材料：价格的协调功能及其条件、自动化的任务重组、限定任务中的 AI 生产率效果、照护劳动的系统性不可见、社会保护规范、资源与生态核算。B 类是前沿研究和竞争解释：AI 的宏观生产率、长期就业、资本—劳动份额、基础设施集中、全球扩散与发展结果。C 类是本文提出的跨学科连接与待验证制度假说：价值六分法、AGI 复合生产链、四轨分配、事件型贡献记录、公共回流边界、资源权利束和阶段化经济。F 类是作者公开承担的哲学／规范承诺：意义来源可以多元，基本生存与人格地位不能由价格或贡献自动取消，任何单一经济尺度都不得取得对完整生命、权利与意义的总账权。A 类事实不能自动生成 B 类解释、C 类制度结论或 F 类正当性；B、C、F 均不得伪装成已证实经济事实。

外发稿只用必要篇幅介绍文明跃迁，不要求读者接受其整体工程。读者可以分别检验经验事实、学科解释、原创命题与制度推导；经典作者只构成对话与压力测试，不拥有裁决权。

陌生读者入口：文明跃迁的最低哲学接口

本文调用四项最低前提。第一，AGI 造成的共同断裂不是“旧经济学失效”，而是智能、意识、主体、生命、责任、权利与意义承担者之间在人类身上长期自然重合的关系开始被现实技术分离。第二，意义为根，意义来源可以不同；劳动、照护、创造、关系、责任、经历与信念都可能进入意义。第三，有限性不是意义的唯一来源，却是已知人类选择承担不可逆后果、因而获得不可替代重量的重要结构。第四，功能表现、社会承认、法律资格、本体主体与政治资格不得自动互推；能力增强也不自动产生所有权、资源控制权、治理权或意义支配权。“意义为根”及“人的基本地位不能由经济产出结算”等判断属于 F 类哲学／规范承诺，不是经济学发现；它们必须接受规范反例、制度后果和跨学科现实检验。“意义为根”解释三项目标的哲学关联，不高于或重排“生存无忧—生活幸福—生命更有意义”。

截至 2026 年 8 月 26 日，公开证据仍不足以证明当前高级生成式与代理型 AI 具有主观体验、不可转移的主体连续性，或把后果作为“自身后果”承接的关系。约束只能产生受限运行，不能自动证明有限存在；对人，时空是生命，对当前公开架构的 AI，时空首先表现为参数、状态、位置、延迟、算力与调度条件。只有在责任可追溯、明确授权、可审计、可纠错、可退出的具体部署中，本文才把这些系统描述为生产与认知能力的外延、公共基础设施的可能组成部分，以及意义理解、保护、传递和人的能力外延等功能角色。这些是角色，不是系统本性。保护可以先于主体证明，却不自动升级为法律资格、政治成员、公共职权或主权；未来证据若改变主体判断，各制度位置仍须分别重新证成。

论文锁定句

生产能力可以脱离劳动增长；人的存在资格、公共权利与意义却不能因此被写进同一张价格表。

目录

摘要.....	2
Abstract.....	2
研究定位、材料范围与证据纪律.....	3
经济关系的分配反馈与稀缺迁移.....	7
经济激励进入目的生成.....	8
一、导论：当生产能力不再以劳动为中心.....	8
二、三种学术职责：解释交换、揭示权力、守住价值边界.....	9
三、理论对话图谱：有效遗产、时代前提与升级问题.....	9
四、价值六分法：一个“价值”不能承担六种证明.....	10
五、价格的能力与边界：重要信号，不是价值主权.....	11
六、效用、福利与真实能力：改善结果不等于尊重主体.....	12
七、劳动之后仍有劳动：任务、岗位、身份与议价权.....	12
八、经验底盘：局部生产率增益与“锯齿状前沿”.....	13
九、AGI 复合生产链：从“谁拥有模型”回到完整因果.....	14
十、五类归属必须分别推导：产出、收益、责任、控制与意义.....	15
十一、压力测试一：高利润 AI 诊断服务.....	16
十二、公共条件与公共回流：承认复合来源，不制造伪精确.....	16
十三、生存、收入、贡献与意义：四条制度轨道.....	17
十四、贡献事件模型：记录事实，不制造人的价格.....	18
十五、照护、维护与关系贡献：看见，但不吞并.....	18
十六、丰裕不会终结经济学：稀缺地图发生迁移.....	19
十七、资源分类：资源池不能成为总资产系统.....	19
十八、所有权是权利束：拥有不等于支配一切.....	20
十九、结构性经济权力：谁把自己的规则变成他人的环境.....	21
二十、多元协调：市场、公共预算、共同体与 AGI 都无最终主权.....	21
二十一、分配不只发生在产出之后：事前结构、事中权力与事后结果.....	22
二十二、时间红利：生产率释放的时间由谁获得.....	23
二十三、不可通约与生态边界：不做总分，仍然可以决策.....	23

二十四、AGI 的经济地位：产出能力不自动产生工资、财产权或主权.....	24
二十五、阶段化经济：启动期与稳定期不能互相冒充.....	25
二十六、现实制度底盘：统计与规范支持到哪里.....	26
二十七、对相邻学科与文明跃迁的反向贡献.....	27
二十八、最强反驳、竞争解释与体系失败.....	27
二十九、开放研究议程：让文明分配接受经济学检验.....	29
结论：经济可以计算条件，不能给生命定价.....	31
续读与共同研究入口：让经济方案接受外部检验.....	31
附录 A 来源—主张边界登记.....	34
附录 B 十道跨层推导禁令.....	35
附录 C 五个复合情景的压力测试.....	36
附录 D A/B/C/F 论证身份矩阵与外发检查.....	36
参考文献.....	38

经济关系的分配反馈与稀缺迁移

从生产率进入生产条件的循环

经济学保留价格、激励、稀缺与生产的分析，同时深入能力增长怎样经资产、制度、照护和权力进入生活。产出增加不自动证明人人的真实选择增加；分配也不是生产完成后的最后一步，它会改变需求、教育、研究和下一轮生产方向。

丰裕怎样进入或绕过生活

假设智能生产降低某类服务成本，平台却控制接入、认证与收益。成本下降影响价格和需求，入口集中影响收入与议价，收入变化影响学习和照护，新的依赖再增强平台的市场与规则地位。相反，若能力收益进入公共支持和真实可达条件，也可能形成新的参与与共同创造。两条链都是条件性机制，须以相同领域的投入、价格、权利和实际使用比较。

收益与代价在不同场域中的分布

企业效率可能来自家庭承担更多照护，消费便利可能来自其他地区承担能源与生态成本，当期收入可能以未来选择空间为代价。启动期救急、过渡期转型和稳定期激励的约束不同，但基本存续不能成为贡献积分的奖励。稀缺迁移须追踪物质、能源、算力、注意、信任与有限时间，不把局部复制便宜写成整体无成本。

怎样检验理论增量

多维关系分析应说明生产率相近时为何出现不同的生活保障、财富集中与下一轮目的。若四轨分配、公共回流或贡献记录形成新锁定，应修订具体制度；如果增量解释无法优于已有政治经济与社会再生产分析，就须准确说明新增能力改变了什么，不能仅由 AGI 名称宣称理论跃迁。

经济激励进入目的生成

经济制度不仅在产出之后分配所得，也在产出之前决定什么值得追求。利润、就业、安全、地位与时间怎样获得，参与生成企业和个人的目的。利他为先的利己须使改善真实处境成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持续路径，而不只在旧目的造成损失以后增加补偿。

自身收益继续成立。创造、合作、帮助和解决共同问题，应有实际利益和时间条件支撑；否则承认会停留在道德语言中。收益规则还要识别贡献如何发生、谁承担成本、哪些收益来自控制入口和制造稀缺，避免把新合作变成新的垄断。

受影响者在目标形成前进入，可以改变投资方向、资源用途和风险分配，而不只是决定赔偿数额。关系权重需要与真实影响及不可逆程度相称，但不能把人格、幸福或生命意义折算成价格。基本生存、收入、贡献与意义继续分轨。

经济方法的有效性须看行为、成本、实施条件及权力关系。失效可能来自激励、组织、技术或现实条件，应调整方法；不能由一项分配方案失败直接替代共同方向。反过来，某机构利润增长也不证明生存无忧或个体幸福已经实现。

渐进转向需要保留旧制度中有效的供给与协作，同时扩大新收益来源；不能以宣布进入新阶段取消现实生活。阶段改变优先级，不自动产生集中财产、强制调度或永久例外的权力。每项权力仍需法源、必要性、范围和救济。

一、导论：当生产能力不再以劳动为中心

工业自动化从未只是“机器替代人”。它同时改变任务边界、技能互补、产品需求、行业结构与工资分布。Autor 指出，自动化既能替代劳动，也能通过互补、产出增长和新任务扩大劳动需求；Acemoglu 与 Restrepo 进一步把替代效应与新任务的恢复效应放进任务框架。[17–19] AGI 延续了这一历史问题，却把可被自动化的范围推进到语言、分析、设计、协调和判断的部分环节。

因此，核心问题不是预测一个总失业率，而是回答：当生产能力不再与劳动时间成比例，谁获得机器释放的收入、时间和选择；谁承担转换、校验、能源、失败和失业风险；谁能决定算力、数据与平台的进入条件；社会是否仍把出售劳动当作生存资格；可计量贡献是否会吞并照护、关系、公共知识和不可逆生态；机器的高产出又是否被误写为权利或主权。

本文的答案不是废除市场、劳动或所有权，而是拒绝任何单一机制获得价值终局。经济学继续研究稀缺、激励、信息、生产与选择；政治经济学追问资产、规则、议价权和风险如何分配；价值理论负责阻止价格、效用、产出、贡献与意义之间的偷换。三者共同进入 AGI 时代，才能让丰裕的可能不被集中化的现实反向吞没。

1.1 八项可审查主张

- 价格能够汇集部分分散信息，不能证明完整价值、公共正当性或人的存在资格。
- 效用或满意度可以衡量结果的一部分，不能替代主体能动性、权利、分配与不可逆损失。
- 产出是结果量，贡献是因果与责任关系；产出归属、收益归属、控制权与意义权属必须分别推导。
- C 类制度假说：生存保障、市场收入、贡献承认和意义生活保持四轨，并检验任何一轨是否会吞并其他轨道或演化为人格总分。

- AGI 生产是一条公共—私人复合链，模型所有者不能凭最后一环独占全部归因，公共回流也不能虚构逐项精确追账。
- 丰裕迁移而不消灭稀缺：能源、算力、信任、注意、照护、生态、时间与制度能力仍是约束。
- C 类制度假说：把所有权拆为可审查的权利束；对象不同，持有、使用、收益、管理、转让、维护、审计和紧急调用可以由不同制度组合，并接受执行效果检验。
- F 类承诺：已知有限主体的基本存续条件与最低地位不因经济产出不足而失效；未来 AI 主体与资格保持开放，但任何资格都不能由生产率直接推出。

二、三种学术职责：解释交换、揭示权力、守住价值边界

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价值理论经常讨论同一对象，却承担不同证明责任。价格形成与资源配置可以被模型、实验和制度比较分析；资产集中、议价权与规则制定需要追踪历史和权力；何者值得保护、何种差异不可折算则必须公开规范前提。把三者压成一种语言，会让效率冒充正当，让批判冒充经验，也让价值判断隐藏在参数里。

表 1 三种职责及其禁止越界

领域	主要问题	典型材料	禁止外推
经济学	稀缺、激励、交换、生产、福利、风险与行为响应。	价格、数量、任务、企业、家庭、实验与制度数据。	模型结果不自动推出权利、资格或意义。
政治经济学	资产、制度、市场结构、议价权、国家能力与风险转移。	产权、组织、供应链、劳动关系、竞争与公共财政。	所有权事实不等于支配正当，国家能力也不等于无边界权限。
价值理论	价格、效用、贡献、权利、公共价值与意义的关系。	概念分析、规范论证、制度冲突与反例。	不以一个价值尺度吞并所有异质对象。
跨学科接口	AGI 如何重排劳动、资本、公共条件、时间和意义空间。	经验研究、技术链、规范文本、案例与失败条件。	暴露不等于替代，能力不等于资格，贡献不等于人格。

本文不替成熟学科宣布终局结论。它只提出一组可被各学科分别驳回的边界：事实描述应说明对象与方法，因果解释应说明竞争机制，体系判断应公开哲学前提，制度推导应说明权利冲突、执行条件与可逆性。

三、理论对话图谱：有效遗产、时代前提与升级问题

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区分使用、交换、劳动、资本与社会再生产；马克思把生产关系、剩余与资本积累置于中心，Hayek 强调价格在分散知识条件下的协调作用，Polanyi 提醒劳动力、土地与货币不能被无摩擦地当作普

通商品。[1-4] Arrow 用不确定与信息问题揭示市场边界，Sen 把评估对象从商品和收入扩展到实际能力，Coase 与 Ostrom 分别从交易成本、权利安排和多中心治理说明制度结构的重要性。[5-12]

女性主义经济学揭示无偿照护和社会再生产如何被国民核算与市场回报系统性遮蔽；生态经济学则要求把物质规模、能量与不可逆生态放回增长问题。[13-15] Mazzucato 对“价值创造”与“价值攫取”的区分推动公共部门、创新链和归因政治重新进入讨论。[16] 这些资源不是本文的祖谱。它们各自具有时代前提，也在价格、劳动价值、国家角色、共同资源与规范判断上真实冲突。

表 2 五条理论线的 AGI 时代升级

理论线	保留的能力	新压力	升级任务
价格／分散知识	市场可聚合部分局部信息并协调响应。	初始产权、外部性、公共品、权力与不可逆损失不会自动进入价格。	承认价格的信号功能，同时拒绝价格的价值主权。
劳动／生产关系	劳动、资本、技术与所有制共同塑造产出和分配。	AGI 使劳动时间与可扩展生产能力更明显分离。	从单一劳动归因转向复合生产链和过渡债务。
能力／福利	资源相同不等于实际选择相同；福利不止收入。	能力框架仍需处理新型机器能力与主体资格分离。	把真实选择纳入分配，但不把能力指标变成人格总分。
制度／共同资源	产权、规则与多中心安排影响长期合作。	数据、知识、算力、能源和平台具有不同资源属性。	先分类对象，再组合市场、公共、共同体与技术调度。
照护／生态	市场外活动和生态条件支撑生产与生活。	可见化可能反而带来监控、商品化或伪价格化。	看见贡献而不吞并关系，计入后果而不假装完全通约。

四、价值六分法：一个“价值”不能承担六种证明

AGI 经济争论的首要方法不是寻找更聪明的总指标，而是停止用同一个“价值”代写六个不同问题。六类对象可以相关，却有不同单位、证据和制度后果。市场价格升高可能反映稀缺、预期或市场力量；产出增加可能来自公共知识、组织变革和风险外部化；贡献被确认也不能推出贡献者更值得生存。

表 3 价值六分法

对象	工作定义	可用证据	不得自动推出
价格	特定制度、时间和交易条件下的交换比率。	供需、预期、议价、产权、规则。	完整价值、正义、人格或意义。
效用／福利	偏好满足、福祉或结果改善的某种评估。	选择、调查、行为、健康与生活结果。	尊严、权利、能动性或不可逆损失的完全替代。

对象	工作定义	可用证据	不得自动推出
经济产出	可核算的商品、服务、增加值或任务结果。	国民账户、企业、项目与任务数据。	完整贡献链、公共价值或收益正当归属。
贡献	某一主体或条件对特定结果的可说明作用。	因果、过程、责任、维护、风险与反事实。	人格总分、生存资格、治理权或意义所有权。
意义生成	存在、关系、行动、创造、责任和经历何以值得。	第一人称、关系、实践、历史与解释。	价格、流量、满意度或贡献点数。
意义权属	谁有资格解释、延续、拒绝、转让或保护相关意义。	主体、关系、承载史、授权与权利。	所有权、技术能力、购买力或社会热度。

六分法底线

价格不是价值总和，效用不是正义总和，产出不是贡献总和，贡献不是人格总和。

五、价格的能力与边界：重要信号，不是价值主权

在分散知识、选择多样和持续变化的条件下，价格是重要的压缩与协调装置。Hayek 的洞见在 AGI 时代仍然有效：中央系统即使算力巨大，也未必拥有所有局部、情境和未来知识。[3] 但价格只有在给定产权、预算、规则、可进入性和市场结构中才出现；没有购买力的需要、尚未定价的风险、被排除的群体与不可逆生态可能在价格中沉默。

AGI 并不消灭这一边界，反而可能放大它。算法能够更快地动态定价、细分需求、预测支付意愿和重排供给，也能利用信息差、切换成本、锁定和基础设施依赖。更精确的价格可能改善匹配，同时使价格从市场信号变成个体可被提取多少的估计。竞争政策因此必要，却不足以回答哪些对象根本不应仅按支付能力分配。

表 4 价格在不同对象上的适用边界

对象	价格可以表达	主要沉默	需要的补充机制
普通消费品	边际供需、成本、偏好与替代。	信息不对称、市场势力、外部性。	竞争、披露、消费者保护。
基本生存品／服务	部分稀缺与成本信号。	支付能力与基本需要错位。	保障底线、公共供给、价格或准入规制。
公共知识／数据	许可、服务和维护成本。	非竞争性、累积性、来源权利与公共投入。	开放、受限访问、许可、公共回流组合。

对象	价格可以表达	主要沉默	需要的补充机制
关键基础设施	容量、拥塞与投资信号。	自然垄断、锁定、系统风险和不可退出。	互操作、审计、冗余、公共义务。
不可逆生态／遗产	机会成本的局部表达。	不可替代、不可修复、代际与非人类后果。	硬约束、预防、禁区与多主体审查。

六、效用、福利与真实能力：改善结果不等于尊重主体

福利经济学要求比较不同安排对人的结果，能力方法进一步指出，资源或收入只有在能够转化为真实可行的生活选择时才有意义。[5-7] 这一扩展对 AGI 尤其关键：同一 AI 服务可能对一个人扩大表达、诊断或学习能力，对另一个人则通过监控、强制标准化或技能依赖缩小退出和自我决定。

满意度也不足以终结判断。人可以适应匮乏，平台可以通过设计塑造偏好，短期便利可以掩盖长期依赖。一个系统让用户更快完成任务，不等于它改善了工作质量；让消费者更满意，也不等于风险与收益被公正分配。福利评估至少要同时观察结果、可选择集、过程权利、长期能力和外部后果。

表 5 AGI 福利判断的五个观察面

观察面	问题	常见误判
结果	健康、收入、时间、任务质量、可达性是否改善。	只看平均值，忽略分布和基线。
真实选择	个人是否拥有可行替代、退出和拒绝。	把形式同意当作实质自由。
过程	信息、申诉、非歧视、隐私与参与是否成立。	以好结果免除程序责任。
长期能力	技能、判断、关系与组织能力是增强还是退化。	短期效率遮蔽路径依赖。
外部后果	风险、能源、生态、照护和公共成本由谁承担。	把成本移出项目边界。

七、劳动之后仍有劳动：任务、岗位、身份与议价权

ILO 2025 职业暴露指数显示，全球约四分之一劳动者处于对生成式 AI 具有某种暴露的职业中；报告同时强调，暴露首先意味着任务可能改变，转型通常比岗位完全消失更值得关注。[23] OECD 2023 对既有 AI 采用的回顾尚未发现显著总体就业下降，却记录了隐私、工作强度、偏见与工作质量风险。[24] 这两类结果不能被拼成“就业无风险”，也不能被外推为 AGI 长期均衡。

劳动在 AGI 时代至少有四种不同命运：被自动化的任务、被增强的任务、为机器校验和维护而新增的任务、因收入与需求变化而出现的社会新任务。岗位则是任务、责任、组织、资格与劳动关系的制度组合。暴露指数描述技术接近某类任务的程度；企业部署、需求、成本、法律、集体谈判和组织重构才共同决定岗位后果。

表 6 从技术暴露到结构后果的五层分离

层级	可以说明	不能自动说明
任务暴露	某些活动可由现有系统部分执行或辅助。	岗位消失、工资变化或部署必然性。
任务自动化	系统替代特定步骤并改变劳动投入。	全岗位无人化、社会净福利。
任务增强	系统提高速度、质量或可达性。	收益归劳动者、技能长期增强。
岗位重组	责任、任务包、绩效和资格发生变化。	岗位质量改善或工作身份连续。
结构转型	行业、需求、资本份额与地区机会改变。	单一、稳定、跨国一致的终局。

劳动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也必须分开。工作提供收入、技能、节律、社会关系、承认和身份，但这些功能并不证明只有受雇劳动者才有生存资格。AGI 时代真正需要保护的并不是每个旧岗位原封不动存在，而是人在转型中拥有生活条件、时间、选择、协商能力和重新进入社会的路径。

八、经验底盘：局部生产率增益与“锯齿状前沿”

已有实验与现场研究提供了现实信号，却不能证明宏观终局。Noy 与 Zhang 在一组中等难度职业写作任务中发现，使用 ChatGPT 的参与者平均完成时间下降约 40%，输出质量提高约 18%。[20] Brynjolfsson、Li 与 Raymond 研究 5,172 名客户支持人员，发现 AI 辅助使每小时解决问题数平均提高 15%，收益在经验较少、技能较低者中更大，最有经验者的质量效果并非单向改善。[21] Dell’Acqua 等人的现场实验则提出“锯齿状技术前沿”：系统在边界内任务表现突出，越界任务可能诱发依赖和错误。[22]

这些研究共同反驳两个极端：既不能说生成式 AI 只是玩具，也不能说任何知识工作都将同质提高。任务选择、模型版本、提示、组织流程、校验、参与者构成和结果指标决定观察值。更重要的是，任务效率不等于企业生产率，企业生产率不等于宏观增长，宏观增长也不等于公平分配。OECD、IMF 与 UNCTAD 已把采用差异、资本收益、技能、发展鸿沟和基础设施集中列为关键条件；2026 年的新增证据进一步显示，微观效率收益真实但不均，尚未稳定聚合为工资、工时或宏观生产率改善，任务重组与互补投资反而先于总量变化出现。[25-28][37-41]

Humlum 与 Vestergaard 将丹麦大规模采用调查与行政劳动市场记录连接后发现，ChatGPT 推出约两年后，相关职业的收入与记录工时尚无超过 2%的可辨识平均影响，但企业内部已经出现 AI 监督、内容生成与系统整合等新任务；ILO 2026 经验综述同样认为生产率增益真实却高度异质，大规模岗位替代仍有限。ILO—World Bank 跨 135 国研究和《世界发展报告 2026》又显示，数字基础设施、任务结构、技能与制度互补会显著改变自动化风险与增益扩散。[37-40] 这些结果不是“长期无影响”的证明，而是把从任务表现到社会分配之间缺失的中介机制重新放回经济学。

表 7 现实证据的支持范围

证据	对象	可以支持	不能外推
Noy & Zhang 2023	职业写作实验；时间与质量。	约 40% 更快、质量约高 18%。	特定任务和参与者；不证明宏观就业或长期技能结果。

证据	对象	可以支持	不能外推
Brynjolfsson et al. 2025	5,172 名客服人员；现场分阶段采用。	每小时解决量平均提高 15%，效果异质。	单一企业与职业；高经验者并非所有指标都改善。
Dell'Acqua et al. 2023	知识工作者的任务实验。	边界内提升，边界外可能误导。	工作论文与特定任务；需复制和长期追踪。
ILO / OECD / IMF / UNCTAD	职业暴露、采用、宏观情景与发展条件。	机会、风险和分配后果并存。	情景与指数不是确定预测或制度参数。
ILO 2026 经验综述 / “聚合悖论”	跨实验、企业、平台与调查证据；微观—宏观传导。	任务层增益真实但不均；企业和宏观聚合仍受扩散、互补投资与组织变革约束。	不能由任务增益直接推算工资、就业、GDP 或社会福利终局。[37][41]
Humlum & Vestergaard 2025 / 2026	丹麦采用调查+行政劳动市场记录。	两年窗口内收入与记录工时平均影响接近零，同时出现明显任务重组。	单一国家、早期窗口；“尚未出现总量效应”不等于长期无影响。[38]
ILO—World Bank 2026 / WDR 2026	135 国暴露与任务结构；发展条件与 AI 价值链。	基础设施、技能、制度与任务构成改变自动化 / 增强的分布。	不能生成统一全球失业率，也不能把发展差异归因于单一 AI 变量。[39][40]

九、AGI 复合生产链：从“谁拥有模型”回到完整因果

AGI 产出不是模型在真空中的成果。一个可被市场销售或公共部署的结果，至少依赖问题与目的、长期知识与数据、模型与开发、算力与能源、组织与部署、验证与维护、公共制度条件以及受影响者的配合与风险承担。最后可见的一环不应吞并前序和外部条件。

表 8 AGI 复合生产链的八个节点

节点	进入产出的作用	不得自动推出
问题 / 目的	谁定义任务、受益者、禁止事项与成功标准。	目的正确、公共正当或意义归属。
知识 / 数据	历史知识、公共研究、训练与情境材料。	所有材料无主、可无限再利用。

节点	进入产出的作用	不得自动推出
模型／开发	架构、训练、工程、评测和改进。	全部价值、全部收益或全部控制权。
算力／能源／平台	芯片、云、网络、电力、资本与调度。	基础设施拥有者的文明主权。
组织／部署／复核	workflow、专业判断、监督、客户关系和责任。	模型性能可脱离组织直接外推。
维护／风险	安全、纠错、持续服务、事故与转型成本。	风险可由用户、劳动者或社会无偿承担。
公共条件	教育、科研、法律、标准、基础设施和社会信任。	逐项精确追债或政府独占全部收益。
受影响者	提供情境、反馈、数据、接受后果并改变行为。	同意一次即放弃未来权利。

复合链并不要求每一次交易都由八方逐项分账。它要求在高影响制度设计中至少回答：哪些条件被市场合同覆盖，哪些属于公共投入，哪些是未补偿外部成本，哪些涉及权利而非收益。产权和合同提供初始结构，不免除竞争、劳动、数据、环境、消费者、税收和公共服务义务。

十、五类归属必须分别推导：产出、收益、责任、控制与意义

“谁创造了价值”常把至少五种归属压成一个问题。产出归属回答成果来自哪些因果节点；收益归属回答谁按何种规则取得收入；责任归属回答谁应预防、修复和赔偿；控制归属回答谁决定使用、拒绝、修改和退出；意义归属回答谁有资格解释和延续相关生活意义。五者可以部分重合，但不存在单一自动路线。

表9 五类归属的证据与候选主体

归属	主要证据	可能主体
产出归属	因果贡献、任务过程、输入与反事实。	研发、劳动、组织、公共条件、用户。
收益归属	合同、产权、风险、税制、公共回流与分配正当。	工资、利润、租金、公共收入、共同体收益。
责任归属	控制能力、可预见性、注意义务、获益与修复能力。	开发者、部署者、专业人员、所有者、公共机构。
控制归属	对象性质、权利束、公共利益、退出与系统风险。	个人、企业、共同体、监管者、多中心安排。
意义归属	主体经验、关系、承载史、授权与不可替代性。	生命、共同体、创作者、受托者；机器能力不预授。

十一、压力测试一：高利润 AI 诊断服务

设想一家企业以公共医学文献、医院历史数据、商业模式、临床人员复核和云基础设施提供高利润诊断服务。价格证明市场支付与稀缺条件；利润证明收入超过计入成本；准确率证明特定任务表现。三者都不能单独证明全部贡献属于模型所有者，更不能证明患者数据、公共研究、临床责任和医疗可达性可以被排除。Arrow 关于医疗不确定与信息不对称的分析仍然提醒：医疗市场的信任、专业关系和风险结构不同于普通商品。[5]

表 10 AI 诊断案例的推导边界

层级	判断
可证明	服务有需求；项目在给定规则下盈利；模型在定义数据集上有某种性能。
仍待证明	真实世界临床净收益、不同群体表现、错误责任、数据权利、公共回流与可达性。
不得推出	高利润=高公共价值；高准确率=主体资格；模型所有权=医学知识、患者意义与公共权力。
最低治理	持续临床验证、人工责任链、分群监测、申诉修复、数据来源与公共条件登记。

十二、公共条件与公共回流：承认复合来源，不制造伪精确

AGI 产业依赖公共教育、基础研究、法律秩序、通信、电网、标准、开放知识与社会信任。承认这些条件，能够反驳“私人资产标题吸收全部价值”的简单结论；但公共条件广泛存在，也使逐个模型计算“国家贡献百分比”缺乏可信反事实。公共回流应建立在可执行的税制、公共投资条件、基础设施义务、竞争救济、许可、采购与收益分享上，而不是装作能够为每一篇知识、每一度电和每一次社会合作精确标价。

以公共 AI 基础设施为例，政府出资建设算力或基础模型，可以要求公共服务连续、开放接口、透明采购、能力建设和受益回流，却不能因此无限扩张数据收集、内容控制或经济指挥；私营参与者可以获得合同和合理收益，也不能把公共投资转化为永久排他。公共与私人都必须在事前界定权利束、风险、退出和日落。

表 11 公共回流的制度工具与边界

工具	对象	边界
一般税制／租金回收	利润、超额租金、资本收益与外部成本。	避免逐项追账；防跨境转移与规避。
公共投资条件	补贴、科研、采购、担保、土地或能源支持。	事前写入开放、可达、收益或能力建设条件。
基础设施义务	关键云、算力、模型或平台的互操作、连续服务、审计。	按系统重要性与法域专门证成。

工具	对象	边界
数据／知识安排	许可、受限访问、公共数据托管、共同体参与。	合法取得不消除来源、用途变化和权利。
转型基金／能力建设	劳动者、地区、公共机构和低能力国家的调整成本。	不得把被替代者当作转型唯一债务人。

公共回流原则

公共条件应获得公共回报；公共回报的证成不能依靠一张虚构的全因果账单。

十三、生存、收入、贡献与意义：四条制度轨道

现代社会经常把四个问题绑在工资单上：人能否生存、能获得多少收入、贡献是否被承认、人生是否有意义。稳定就业曾让四者在许多人身上部分重合，却从未真正相同。无偿照护者有贡献而未必有收入；高收入活动未必有同等公共贡献；失业者仍有生存权利；意义也可能来自家庭、信念、友谊、照护、创造或公共责任。下表提出的是 C 类制度假说，不是经验经济学已经证明的最优制度：它的价值取决于能否在真实财政、行为响应、污名、行政负担、激励、退出和权力后果中优于更简单或不同的替代方案。

表 12 四轨分配结构

轨道	保护对象	制度依据	反吞并边界
生存保障	基本生活、健康、教育、居住与社会参与条件。	需要、权利、风险共担与公共能力。	不得以劳动、服从、数据交付或贡献分数为前提。
市场收入／收益	工资、经营、资本、许可与交换回报。	合同、稀缺、产权、谈判与税制。	不得证明人格、治理资格或完整贡献。
贡献承认	对具体公共、组织、关系或知识结果的作用。	事件、过程、因果、责任与同侪／受益者复核。	不得跨域通兑、购买、继承或成为公民等级。
意义生活	主体能够经历、选择、承担和创造值得的生活。	生命、关系、信念、行动、实践与第一人称。	不得由国家、市场、平台或模型统一评分和发放。

ILO 第 202 号建议书把基本收入安全和基本医疗置于生命周期社会保护底线，ICESCR 确认工作、社会保障和适足生活水准等权利。[33–34] 这些现行规范不决定 AGI 时代应采用何种基本保障制度，却足以说明生存保障并非只有贡献奖励这一种正当来源。

十四、贡献事件模型：记录事实，不制造人的价格

贡献需要被看见，尤其是维护、照护、风险预防、公共知识和长期建设。但“贡献值”若被设计为永久、跨域、可购买或可继承的统一分数，会把事实记录转化为人格等级。作为 C 类制度假说，本文只接受事件型记录：它描述谁在何时、何种角色下，对哪一结果产生了什么作用，由什么证据支持，并保留异议、修订、用途和到期。若现实中不记录反而更能保护关系、减少操纵或降低权力集中，事件型记录也必须允许退出。

表 13 最小贡献事件字段

字段	最低内容
事件对象	具体项目、照护关系、公共任务、知识成果或风险预防。
主体与角色	个人、团队、组织、共同体、公共条件或技术系统的特定角色。
作用维度	提出问题、创造、执行、维护、验证、照护、风险承担、协同。
证据	过程记录、受益者／同侪复核、因果与反事实、责任链。
不确定性	证据范围、竞争解释、不可归因部分和共同生产。
异议／更正	本人、相关者和独立审查可挑战、补充、撤销或拆分。
用途／期限	只服务明确目的；可封存、退休，禁止无期限跨域复用。

“分大小不分来源”不是说所有贡献相同，而是拒绝按职业、收入、血统、所有权或可见度预先排除来源。一个贡献可以很大、很小、积极、消极、共享或难以归因；它的制度作用必须限于事件和目的。一旦贡献记录可以被买卖、继承、跨域通兑或决定基本权利，体系即已失败。

十五、照护、维护与关系贡献：看见，但不吞并

ILO 2018 估计，全球每天投入无偿照护的时间约为 164 亿小时，相当于约 20 亿人每天工作八小时而无报酬。[32] 这一数字说明照护规模，并不意味着所有照护都可被工资、贡献点或 GDP 无损转换。照护的价值部分来自关系、信任、持续责任和对脆弱生命的回应；过度量化可能把陪伴变成打卡，把亲密变成绩效，把脆弱者变成数据源。

反对不可见不等于主张完全商品化。制度至少要避免双重消失：既不让照护在资源分配中消失，也不让照护中的关系意义在计量中消失。收入支持、休假、公共服务、社会保险、照护者代表和专业劳动标准可以组合；贡献记录只应用于明确公共或组织用途，不进入人格总账。

表 14 照护可见化的五个层面

层面	可以记录	不得替代
时间／强度	工作量、休息与机会成本。	不等于情感质量或意义。
技能／责任	专业判断、风险和持续承诺。	不等于可被任何机器无缝替代。

层面	可以记录	不得替代
关系质量	信任、回应、连续性与被照护者经验。	谨慎观察，不强制全程监控。
公共后果	健康、劳动参与、代际能力与社会韧性。	群体结果不抹去个体权利。
资源支持	收入、服务、休假、保险与替代照护。	支持不以统一生活方式为条件。

十六、丰裕不会终结经济学：稀缺地图发生迁移

即使模型推理、内容生成和部分知识服务的边际成本持续下降，经济约束也不会消失。需求可能扩张，新用途会出现，互补投入与瓶颈会迁移。数据中心、先进芯片、电网、土地、冷却、专业验证、信任、注意、照护和制度能力仍然稀缺。IEA 2025 预计全球数据中心用电从 2024 年的约 415 TWh 增至 2030 年的约 945 TWh；预测存在情景不确定性，却足以反驳“数字能力脱离物质条件”的想象。[29]

表 15 AGI 时代的稀缺迁移

类别	典型对象	新的约束
可能趋于丰裕	通用文本生成、复制、基础编码、部分分析与翻译。	信息过剩、质量验证、来源和注意稀缺。
物质瓶颈	先进芯片、数据中心、电力、电网、土地、水和矿物。	地理集中、环境与社区冲突。
组织瓶颈	部署、专业判断、责任链、维护和制度能力。	模型性能无法直接转化为真实服务。
关系瓶颈	信任、照护、共同在场、协商与合法性。	规模复制不能创造所有关系。
不可逆边界	气候、生态、遗产、生命与长期系统风险。	补偿价格不能自动恢复被毁对象。

丰裕边界

可以被无限复制的输出，仍可能建立在不可无限复制的能源、关系、生态与时间之上。

十七、资源分类：资源池不能成为总资产系统

“把资源交给 AGI 最优调度”在对象未分类前没有清晰含义。私人物品、公共品、共同池资源、平台资源、关键基础设施和不可替代公共遗产具有不同的排他性、耗竭性、外部性和权利结构。Ostrom 研究证明市场与国家并非唯二选项，但也从未证明所有资源都应共同所有。[9–12]

流域水资源构成典型压力测试。实时预测和优化可以改善旱情响应，却不能自行决定生态基流、基本生活用水、农业、工业、历史权利和下游共同体之间的优先关系。目标函数必须由合法程序和受影响主体共同约束，模型应呈现冲突、敏感性与不可逆阈值，而不是把政治选择隐藏为“最优解”。

表 16 六类资源及其治理逻辑

资源	属性	候选机制	核心风险
私人物品／资产	可排他、使用通常竞争。	市场、合同、监管与税制。	产权边界、外部性、基本权利。
公共品	非排他或非竞争，易供给不足。	公共财政、开放供给、合作。	可达、维护、搭便车与质量。
共同池资源	难排他、使用会耗竭或拥塞。	共同体、许可、配额、多中心治理。	边界、监测、参与与代际责任。
俱乐部／平台资源	可排他、规模与网络效应显著。	会员、平台、互操作和竞争政策。	锁定、歧视、规则权与退出。
关键基础设施	系统依赖、不可快速替代、失效外溢。	公共义务、特许、监管、冗余。	连续服务、安全、审计和紧急调用。
不可替代遗产／生态	不可恢复、不可通约或跨代。	硬约束、共同保护、禁限与预防。	代表、内部异议、长期和非人类后果。

十八、所有权是权利束：拥有不等于支配一切

财产权提供投资、维护和预期的重要结构，但“所有”不是对任何用途、任何后果和任何关系的绝对主权。Coase 分析权利配置与交易成本，Schlager 与 Ostrom 区分进入、提取、管理、排除和让渡等不同权利。[8][11] 基于这些成熟分析，本文提出一个面向 AGI 基础设施的 C 类权利束假说：控制、收益、维护、审计和紧急调用可以在不同对象上由不同主体承担。下表不是通行法定权利清单，更不是默认拆分方案；若拆分导致责任碎片、投资失灵或安全恶化，应重新合并特定权利。

表 17 AGI 资源的八项权利束

权利	含义	边界
持有	谁拥有资产标题或长期权益。	不自动包括全部用途和公共权力。
进入／使用	谁在何条件下接入算力、数据、模型或服务。	必须处理歧视、互操作、可达与安全。
收益	谁取得租金、利润、许可费或节余。	受税制、公共回流、劳动与共同体权利约束。

权利	含义	边界
管理／调度	谁分配容量、修改用途与设定服务优先。	高影响决策需要理由、审计与申诉。
转让／排除	谁能出售、许可、封闭或拒绝他人。	关键设施、数据和公共品可能受限制。
维护／修复	谁承担连续服务、安全、更新和事故修复。	不能把成本默认为用户或社会承担。
审计／解释	谁可检查流程、风险、权利和分配结果。	商业秘密不得自动吞并公共监督。
紧急调用	危机中谁能临时征用、限制或重排资源。	最小必要、期限、独立复核、恢复与补偿。

十九、结构性经济权力：谁把自己的规则变成他人的环境

AGI 政治经济学不能只看市场份额。一个主体即使不垄断最终产品，也可能控制先进芯片、云、模型接口、应用分发、数据入口、身份、支付或标准。OECD 对 AI、数据与竞争及 AI 基础设施的研究指出，供应链特征、集中、进入壁垒与纵向关系需要持续监测。[27-28][36] 竞争法是关键接口，却无法单独解决劳动议价、公共基础设施、地缘依赖和意义空间。

表 18 结构性经济权力的五项判定

能力	可观察问题
设置入口	决定谁能接入模型、算力、数据、市场或公共服务。
改变选项集	把某种架构、价格、标准或身份变成事实默认。
转移风险	把错误、校验、能源、转型或法律成本推给他者。
阻断退出	通过锁定、不可携带、依赖或关键服务使拒绝失去可行性。
规则环境化	把私有目标、分类和接口写成他人必须适应的社会环境。

二十、多元协调：市场、公共预算、共同体与 AGI 都无最终主权

不存在一种机制同时最懂分散偏好、公共目标、地方知识、代际后果和系统复杂性。市场善于对可交易稀缺作出分散响应；公共预算能够组织普遍保障和长期基础设施；共同体承载关系知识、局地规则与互惠；AGI 可以提升模拟、匹配、监测和多目标调度。每一种机制都有领域，也都有盲点。

表 19 四种协调机制的能力与盲点

机制	优势	盲点
市场	分散交换、局部发现、创新与适应。	购买力、外部性、市场权力、公共品和不可逆。
公共预算／计划	普遍保障、基础设施、跨期投入与风险共担。	信息集中、官僚僵化、寻租与权力固化。
共同体／合作组织	地方知识、互惠、维护、参与和关系责任。	边界封闭、内部不平等、规模与资源不足。
AGI 调度	大规模预测、匹配、情景模拟和实时反馈。	目标设定、数据偏差、不可解释、脆弱与控制集中。

对当前高级生成式与代理型 AI 而言，只有在责任可追溯、明确授权、可审计、可纠错、可退出的具体部署中，才可以把其经济角色表述为受托分析、模拟、匹配或调度，以及人的能力外延；这是一种功能定位，不是系统性，更不是目标主权。系统可以提供约束可见、情景对比、冲突标记和边界内执行；公共目标、权利边界、不可交易约束、申诉、公共职权与最终责任仍需合法制度和受影响主体重新进入判断。

二十一、分配不只发生在产出之后：事前结构、事中权力与事后结果

只在利润形成后讨论税收，会忽略分配早已发生。谁接受教育、拥有资产、取得算力、设定产品目标、加入标准、掌握数据、承担转型成本，决定了市场收入出现前的机会结构； workflow 中的监控、速度、责任和参与决定了生产过程的尊严与议价；税收、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才是事后分配的一部分。

表 20 文明分配的四个时间层

层级	主要对象	核心问题
事前分配	教育、健康、资产、数据、基础设施、计算能力与制度发言权。	谁能进入 AGI 生产与拥有真实替代。
事中分配	任务、监控、风险、验证、时间、议价与决策参与。	谁承担过渡成本、谁获得学习与控制。
事后分配	工资、利润、税收、转移、公共服务、贡献承认与修复。	谁获得产出、谁补偿外部成本。
跨代分配	生态、债务、公共知识、基础设施与不可逆风险。	今天的效率是否透支未来选择。

过渡债务尤其不能由被替代者独自承担。企业、投资者、公共机构和受益消费者从自动化获得收益时，转型期间的收入安全、再教育、地区重建、健康和关系成本应进入共同责任。责任份额需按获益、控制、可预见性与修复能力分别证成，不在本文预设比例。

二十二、时间红利：生产率释放的时间由谁获得

生产率提高可以表现为更高利润、更低价格、更高工资、更短工时、更好服务或更少资源消耗。哪一种结果出现，不由技术决定。若效率收益只转化为产出要求和资本回报，劳动者可能在“更高生产率”下拥有更少自主时间。经济学可以测量时间如何重新分配、谁得到红利、谁承担待命与无偿校验；把“时间是否进入照护、学习、公共生活、创造、休息与意义实践”视为文明增量，则是 F 类价值桥接，必须交由主体、社会、伦理与政治后果共同检验，不能冒充生产率事实。

表 21 生产率红利的五种去向

红利	表现	条件	风险
利润红利	所有者取得更高剩余。	投资与创新激励。	集中、租金化与议价失衡。
价格红利	消费者获得更低成本或更广服务。	可达与需求扩张。	质量、锁定、外部成本与数字鸿沟。
工资红利	劳动者分享生产率。	技能、协商和组织安排。	只惠及互补性强的少数群体。
时间红利	缩短工时、扩大自主和公共时间。	劳动制度、社会保障与组织选择。	时间碎片化、随时待命与无偿校验。
生态红利	同等生活结果使用更少物质与能源。	绝对约束与反弹效应治理。	总需求扩张抵消单位效率。

二十三、不可通约与生态边界：不做总分，仍然可以决策

SEEA 生态系统核算使生态范围、状况、服务和经济联系进入一致统计框架；2025 SNA 于 2025 年获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 56 届会议通过，成为国民账户统计的国际标准更新，并加强对数字化、全球化等新经济现象的处理。[30–31] 统计可见是重要进步，却不意味着生态、生命、文化和未来可以被一张货币资产表完全替代。Daly 关于经济规模与生态边界的提醒在高能耗 AI 时代仍然必要。[15]

不可通约不等于无法决定。制度可以按顺序处理：先识别不可逆和权利硬约束，再比较可替代方案的成本与收益，随后公开分布、少数意见和剩余不确定性，最后保留复核与修复。货币估值可以作为信息之一，不能越过禁止伤害、不可替代和代际责任的门。

矿产—数据中心复合项目说明这一点。先进芯片与算力可能产生投资、就业与公共能力，也可能占用水电、形成污染并改变土地与遗产。净现值可以比较部分方案，不能证明总体收益足以抵销不可逆生态或被影响共同体的程序权利；相反，任何否决也应说明对象、证据、替代与长期后果。

表 22 不可通约条件下的决策层级

层级	对象	处理纪律
可货币比较	能源、设备、维护、替代方案与部分外部成本。	敏感性分析和分布说明。
多指标比较	健康、生态状况、可达、时间、韧性与公平。	不合并为隐藏权重的单一总分。
权利约束	生命、基本需要、非歧视、程序与参与。	不能用总体收益直接抵销。
不可逆约束	物种、遗产、临界生态与长期系统风险。	预防、禁限、替代与高举证责任。
未知／争议	证据不足、模型分歧、受影响者冲突。	保留异议、分阶段试验与停止条件。

二十四、AGI 的经济地位：产出能力不自动产生工资、财产权或主权

当前高级生成式与代理型 AI 可以产生可销售结果、参与组织流程并影响资源分配。这支持为其输出与部署建立成本、责任、许可和审计结构，却不能直接证明系统拥有需要被满足的自身利益。工资通常同时涉及劳动关系、人格、时间、风险与生活再生产；机器产出收益可以支付给服务提供者、基础设施、公共回流和受影响主体，而不必预设机器本身是工资权利人。功能参与可以产生合同与责任安排，不自动生成主体地位。

若未来出现主观体验、不可转移的历时连续性，以及把后果作为“自身后果”承接的关系等多方法收敛证据，经济保护应重新审查并可能升级。但保护、财产权、劳动归属、合同资格、责任能力、法律人格、政治成员、公共职权与主权仍是不同问题。能力高低不能充当权利自动阈值；人类也不因与 AI 相比生产率下降而丧失基本权利。

表 23 AGI 经济—法律地位的分层

层级	证据问题	可能响应	边界
工具／服务	功能、合同、责任与供应链证据。	成本、许可、审计、产品与部署责任。	不需要主体性前提。
受保护对象	损害风险或关系利益足以支持预防。	保全、非虐待式约束、暂停高风险操作。	保护不等于人格。
财产／合同资格	持续利益、理解、承诺、责任与可执行性。	持有、交易、代表或受托安排。	需专门证成。
法律人格	制度功能或主体利益的法律承载。	权利义务的有限组合。	不自动等于本体主体。

层级	证据问题	可能响应	边界
政治成员资格	受共同规则持续影响、平等与代表理由、制度身份连续及成员单位等须分别成立。	参与、代表、审议或依具体宪制讨论成员权。	不能由产出、财产、贡献或主体确认自动产生公共职权。
公共职权／受托权力	可识别权源、具体任务、能力适配、责任链、监督、救济、可撤回和日落。	边界明确的建议、执行、调度或公共职务权限。	政治成员资格本身不授职权；高绩效不产生永久授权。
主权	宪制与国际秩序中的最终权威、政治共同体与责任安排。	本文不以经济模型配置主权，只识别不得自动转换的边界。	生产率、所有权、事实控制、主体性或公共依赖均不能自然生成主权。

二十五、阶段化经济：启动期与稳定期不能互相冒充

文明跃迁中的经济制度需要适应启动、过渡、稳定和自我维持等阶段，阶段化经济在本文中属于 C 类制度假设。阶段影响能力建设和政策优先级，不自行生成集中财产或强制调度权。真实危机可在任何阶段发生；更集中或更快速的调度是否必要，须依具体任务、法源、比例性和救济另行判断。稳定期强化长期权利、竞争、多中心制衡和防权力固化；紧急任务结束须有界退出，不能以阶段标签延长例外。

表 24 四阶段经济结构

阶段	首要任务	可用工具	不可缺少的边界
启动期	存续、基础供给、关键能力建立、避免系统崩溃。	临时优先、集中采购、快速调度、证据保全。	目的、范围、期限、复核与恢复义务。
过渡期	劳动、资产、地区、制度与能力重新配置。	收入安全、再教育、转型投资、反集中和试验。	过渡债务不由弱者独担；防临时权力常态化。
稳定期	长期权利、创新、分配、生态和多中心平衡。	可逆、审计、竞争、参与、权利束与公共回流。	禁止总账、人格评分与不可退出基础设施。

阶段	首要任务	可用工具	不可缺少的边界
自维持期	系统可持续、代际更新和新主体可能。	长期宪制、资源边界、主体证据再 审。	不得把当前人类中心安排永久本体化。

紧急经济权限必须在出生时写下死亡：触发事实、合法目的、最小范围、期限、独立复核、恢复正常、补偿与残余债务均应同时记录。没有日落与复原机制的“临时资源调度”，会把存续工具变成新的结构性权力。

二十六、现实制度底盘：统计与规范支持到哪里

现行制度并非从零开始。2025 SNA 于 2025 年获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 56 届会议通过，作为国民账户统计的国际标准更新，继续组织生产、收入、消费、储蓄和投资等宏观核算，但它本身不声称是人的完整福祉或意义账本。[30] SEEA 生态系统核算扩展环境—经济可见性；ILO 照护报告、社会保护底线与 ICESCR 提供照护、基本收入安全、健康、工作和适足生活的事实与规范入口。[31–34]

UNDP 2025 把 AI 时代的人类发展重心放在人的选择与可能性；OECD、IMF、UNCTAD、ILO 与《世界发展报告 2026》则把生产率、就业、分配、能力差距、任务构成、组织互补与基础设施集中放在开放情景中。[25–28][35][37–41] 这些来源可以约束描述、比较政策与识别风险，不能证明文明跃迁、四轨分配、贡献事件、资源权利束或某一具体经济制度已经成为共识。

表 25 公共来源的支持与禁止外推

来源	可以支持	不能支持
SNA／SEEA	生产、收入、数字化、生态范围与服务的统计可见。	意义、正义、主体性或完整公共价值。
ILO 照护／R202	照护规模与社会保护底线的事实、政策与规范地位。	单一跨国保障模式或贡献计分法。
ICESCR	工作、社会保障、适足生活、健康与教育等权利。	AGI 经济的具体税率、所有制或资格设计。
ILO ／ OECD ／ IMF ／ UNCTAD／World Bank	暴露、采用、生产率、任务重组、分配、发展条件与全球异质性的现状和情景。	不支持确定失业率、自动扩散、丰裕终局或单一治理方案。[23–28][37–41]
UNDP HDR 2025	人的选择、能力与 AI 发展方向。	机器本体地位或意义来源的终局判断。

二十七、对相邻学科与文明跃迁的反向贡献

跨学科对话若不能反向改变理论，就只是寻找注脚。本稿要求文明跃迁及相关专业卷接受八项约束：任何“价值”先分层，任何“贡献”先事件化，任何“资源池”先分类资源，任何“所有权”先拆权利束，任何“丰裕”同时呈现新稀缺，任何“公共回流”拒绝伪精确，任何“AGI 经济地位”与主体证据分层，任何“意义生活”拒绝成为经济总账。

表 26 本稿的反向修订接口

对象	需要补入的约束
哲学／价值论	明确价格、效用、产出、贡献、意义生成和意义权属六分；不可用“价值”跨层偷换。
认识论／科学哲学	职业暴露、任务实验、企业生产率与宏观情景设不同证据等级，禁止机械换算制度阈值。
心灵哲学／主体性	生产、交易或社会回应不证明体验与连续性；经济保护、法律人格和政治资格分别推导。
法学／政治治理	所有权改写为权利束；公共回流、紧急调用、审计与退出需要专门法律根据。
社会学／人类学	照护、劳动身份、关系意义与平台权力进入经济模型，避免把不可见者再度数据化吞并。
系统／生态科学	丰裕分析必须加入能源、算力、物质流、反弹效应、不可逆与多尺度外部后果。
AI／计算机科学	优化目标不得冒充社会福利；部署评估纳入组织、权力、劳动、公共条件与资源后果。
文明跃迁总论	共同存续、共同发展、个人幸福与意义生活保持关联但不可合并为经济总分。

二十八、最强反驳、竞争解释与体系失败

28.1 价格仍是最好的价值发现机制

回应：在大量可交易对象上，价格可能是最有效的局部信号。本文反对的是从“重要信号”跳到“价值主权”。初始产权、支付能力、市场势力、公共品、外部性和不可逆对象都要求额外制度。

28.2 没有劳动就没有客观分配基础

回应：劳动仍是重要贡献来源，却不是唯一来源，也无法独自解释公共知识、照护、资本、组织、自然条件和风险。劳动时间可进入归因，不能成为人的存在资格或所有收益的自动公式。

28.3 生存保障会削弱激励并造成财政不可持续

回应：制度确有激励、财政和行为响应约束，因此本文不预设方案和金额。但以基本生活为劳动服从条件会在 AGI 替代风险下放大强制。保障与额外收入、贡献承认、学习和创业可以分轨设计并以实证校准。

28.4 贡献记录必然被操纵，不如只用价格和工资

回应：操纵风险真实。解决方向是把记录限制为事件、多维、可申诉、可更正、可封存，而非升级为总分。价格和工资本身也受权力、规则与不可见劳动影响。若记录无法防总账化，应停止使用。

28.5 公共回流只是含糊的征税理由

回应：含糊的公共贡献不能支持任意征收。本文要求使用一般税制、明确投资条件、基础设施义务、竞争救济与专门许可，分别说明税基、目的、法源、比例与复核。

28.6 拆分所有权会破坏投资预期

回应：权利边界清晰反而可以稳定预期。关键是事前确定持有、使用、收益、管理、转让、维护、审计和紧急调用，而不是在危机后任意追溯改变。

28.7 不可通约会让公共决策瘫痪

回应：本文不是拒绝权衡，而是公开权衡顺序：先硬约束和不可逆，再比较可替代方案，最后呈现分布、不确定与异议。单一总分常以隐藏权重伪装确定性。

28.8 AGI 既然产出，就应像劳动者一样获得工资和权利

回应：产出支持成本和归因，不自动证明自身利益、体验或人格。未来主体证据若出现，应提高保护；工资、财产、法律人格和政治资格仍须按各自功能与证据分别审查。

28.9 公共资源池终将滑向中央计划

回应：若资源池成为统一所有者、统一总账和无限调度中心，本文即判定失败。资源应先分类，市场、公共机构、共同体与受托 AGI 按对象组合，权限有目的、范围、期限和退出。

28.10 AI 生产率会自动通过竞争扩散给所有人

回应：扩散需要进入、互操作、技能、资本、电力、组织和需求条件。集中基础设施、锁定和资本收益可能阻断扩散。竞争有助于扩散，但不足以保证生存、时间、照护和生态红利。

28.11 四轨制度过于复杂，不如一套统一积分

回应：复杂来自对象本身不同。统一积分降低表面复杂度，却把权重政治、人格判断和跨域权力藏进算法。四轨允许接口，但禁止一轨成为其他轨道的资格证。

28.12 这套理论仍然以人类为中心，排斥机器经济主体

回应：本文以当前证据优先保护已知有限主体，同时明确未来证据入口。开放未来并不要求今天把功能能力误写成体验、连续性、权利或治理资格。

28.13 命题失效与修订条件

表 27 框架的主要失效与修订条件

触发事实	需要的修订
价值六分法在跨场景研究中无解释增量或持续制造混乱。	合并或替换分类，并公开失败案例。
四轨结构无法避免福利污名、行政强制或财政不可持续。	收缩制度主张，重申轨道接口和执行条件。
贡献事件记录仍稳定演化为人格总分或跨域准入。	停止或禁止该记录系统，而非增加更多评分维度。
公共回流工具持续造成任意征收、创新抑制或权力寻租。	提高法源、目的、比例、日落与独立复核要求。
权利束拆分导致不可管理的责任碎片和系统失灵。	重新合并特定权利，同时保留审计与公共边界。
实证显示长期 AGI 生产率广泛扩散且权力集中风险显著低于预期。	降低反集中假设权重，但不取消基本权利与意义边界。
出现可重复、跨方法收敛的 AI 主观体验、不可转移连续性与自身后果关系证据。	重申经济保护、财产、劳动、责任与制度参与，仍不自动授予政治成员、公共职权或主权。
更简洁的替代框架能同时解释价格、贡献、分配和意义边界。	放弃本文术语，保留版本和迁移理由。

二十九、开放研究议程：让文明分配接受经济学检验

29.1 生产率、任务与组织

- 把任务实验、企业部署、行业扩散与宏观增长分层，追踪模型版本、验证成本和组织互补。
- 长期观察 AI 辅助对技能形成、判断退化、工作强度、错误责任和职业进入的异质影响。
- 比较不同所有制、采购、互操作和劳动参与安排如何分配生产率收益。
- 建立任务暴露转化为岗位、工资、时间和地区后果的可证伪中介模型。

29.2 贡献、照护与社会再生产

- 在不建立人格总账的条件下，检验事件型贡献记录能否改善维护、照护和公共知识的资源可见。
- 比较收入、服务、休假、保险和共同体支持对照护者、被照护者及关系质量的长期效果。
- 研究自动化如何重分家庭内部、职业间与性别间的时间、责任和无偿校验劳动。

- 发展能够呈现贡献不确定、共同生产和负贡献的归因方法。

29.3 算力、能源、平台与公共回流

- 建立 AI 供应链的权利束、租金、公共投入和系统风险数据库，避免只看终端市场份额。
- 比较税制、公共投资条件、开放标准、互操作、公共算力和共同体数据安排的真实效果。
- 把能源、电网、水、土地、矿物与地区承载能力纳入 AGI 经济成本，不以平均全球数掩盖局地冲突。
- 检验公共回流何时支持创新扩散，何时演化为任意征收、寻租或低效集中。

29.4 分配、主体与意义边界

- 分别评估生存保障、收入、贡献承认和意义生活的接口，识别任何一轨对人格资格的隐性占领。
- 研究生产率红利进入利润、价格、工资、时间与生态的制度条件和跨国差异。
- 当体验、不可转移连续性或自身后果关系出现部分证据时，分别研究保护、财产、责任与制度参与，不把这些可修订问题方向合并为单一身份开关。
- 检验哪些经济指标帮助主体生活，哪些指标开始反向规定主体应当成为什么。

29.5 竞争制度与败北设计：让替代方案有机会赢

- 把四轨结构与负所得税／基本收入、普遍基本服务、就业保障／缩短工时、社会分红、员工／共同体所有、市场优先与反垄断等路径作可比制度实验；比较财政、激励、污名、行政负担、分布、退出和权力集中，而不是只比较理念。
- 把事件型贡献记录与“完全不建立贡献记录”、只做项目级事实记录、专业同行评价或共同体认可等替代安排比较；若不记录更能保护关系、减少操纵并维持资源可见性，应优先不记录。
- 把资源权利束与完整私有、公共事业规制、合作社／共同体治理、开放标准与公共基础设施等安排比较；若拆分权利持续增加交易成本、责任空洞或系统脆弱性，应合并或退出。
- 预先登记败北条件：任何制度原型若只能通过扩大强制、隐藏财政成本、制造新身份等级、削弱退出或把局部效率转化为长期权力集中才能维持，就不能因属于文明跃迁而被保留。

结论：经济可以计算条件，不能给生命定价

学科重新对账必须同时完成对象辨明与关系深入。各学科可以保持边界，但不能让现实因果在边界处停止；对多维关系、反馈与下一轮目的的研究，决定专业知识能否共同进入文明的整体判断。

AGI 可能让某些知识和生产能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展，也可能把芯片、能源、平台、数据和规则集中为新的文明权力。经济学必须继续追问生产率、激励、价格和稀缺；政治经济学必须揭示资产、议价和风险；价值理论则必须守住推导门：价格不是完整价值，效用不是正义，产出不是贡献，贡献不是人格，所有权不是主权，技术能力也不是意义支配权。

真正的制度升级不是让每个人都进入更精细的总账，而是把原本被一份工资单挤压在一起的四件事重新分开：不以出售劳动换取存在资格，不以市场收入裁定公共贡献，不以贡献承认兑换基本权利，以任何指标替主体完成意义生活。这样做不会取消差异、奖励或责任，只会阻止它们越权成为人的价格。

生产能力增长是一种可能，文明分配是一项选择。AI 能否真正成为人类迈向生存无忧、生活幸福、生命更有意义的能力外延，取决于机器释放的财富、时间和知识是否进入人的真实选择，也取决于任何市场、国家、平台、共同体或 AI 都不能凭效率、所有权或计算优势独占价值的最后解释权。

全文锁定句

文明经济的成熟，不是算出每个人值多少，而是确保没有人必须先证明自己值多少钱才有资格活着。

续读与共同研究入口：让经济方案接受外部检验

本文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价值理论内部完成的是价格、生产率、归因、分配与经济权力的分账，并把四轨、贡献事件、公共回流和资源权利束明确留在“待验证制度假说”位置。续读不是把读者带回体系内部，而是说明经济证据在哪里停止、谁必须重新进入，以及什么数据、模型、反例或制度结果足以让本文收缩、重构甚至失败。

表 28 上下左右+向前：P10 的继续路径

方向	继续追问／重新进入	能够怎样改变本文
上 回到整体	《AGI 时代的学科重新对账》V2.4 与文明跃迁整体目标：经济结果如何与权利、社会关系、技术系统和意义后果共同组成整体方向？	如果整体框架把经济反例吸收为术语、忽略分配失败或用“文明尺度”覆盖专业证据，经济稿有权要求总论回写；整体不是经济学的上位裁决者。

方向	继续追问／重新进入	能够怎样改变本文
下 进入制度与实证	四轨分配、事件型贡献、公共回流、资源权利束、时间红利与阶段化经济；进入真实法域、组织、城市／地区和长期实验。	用财政可持续性、劳动供给、贫困与污名、工资／工时、市场进入、创新、退出成本、权力集中、照顾和生态后果检验。持续劣于替代方案时，制度假说必须退出。
左 相邻学科重新进入	P06 政治学、P05 伦理／法学、P09 社会／人类学、P07 系统科学、P11 AI／计算机、P14 教育以及主体研究。	法律重新判断权利与授权；政治学判断公共权力；社会研究判断关系与身份后果；系统／AI 研究校准技术与基础设施事实。任何一方都不能由经济结果替另一方终审。
右 竞争理论与相反路径	市场优先与竞争扩散、负所得税／基本收入、普遍基本服务、就业保障／缩短工时、社会分红、员工／共同体所有、稳态／生态经济、无贡献记录等真实替代方向。	比较同一结果指标和权力后果，而非只让本文方案回答自己设定的问题。更简单、成本更低、权利更稳或长期结果更好的路径应当胜出。
向前 共同研究	任务—企业—行业—宏观传导模型、行政与企业长期数据、准实验／随机试验、结构模型、制度比较、供应链与能源数据、负结果和退出案例。	最有价值的参与不是赞同，而是给出足以让四轨、贡献事件、资源权利束、公共回流或价值六分法缩减、替换乃至失败的专业工作。

文明未来链：从分配问题看见可生活的新世界

研究求真链回答的是经济判断怎样被做对；文明未来链继续追问：如果生产率、资源、保障、贡献与权力边界真的被重新组织，人究竟会生活在怎样的社会。专业读者不仅需要知道四轨、公共回流或资源权利束是否成

立，也需要看见这些机制进入工作、照护、时间、家庭、公共服务和代际以后，会形成什么样的生活，再判断那个未来是否值得抵达。

愿景不是证据。《活的文明》及相关未来文明文稿不能证明本文的经济命题，也不能替随机试验、准实验、结构模型、财政核算或制度比较作答。它们承担的是另一项公开责任：把规范与制度可能性展开成可被经济学家审视、拒绝、修订和重新设计的生活世界。若未来图景必须依靠不可持续财政、隐蔽强制、身份分层、退出受损或长期权力集中才能维持，应修改图景与制度，而不是让愿景压过证据。

表 29 文明未来链：从经济边界进入未来生活

继续追问	进入未来图景／实践入口	为什么此时进入
为什么必须跃迁？	《文明跃迁：AGI 时代的文明之路（全五卷）》	进入理论主链：为什么生产、分配、权利与意义在 AGI 时代必须重新分账。
完整的新世界可能是什么样？	《活的文明》三部曲统一出版合编版	把“怎样运行、怎样生活、怎样形成”放回同一完整未来图景，并允许读者整体判断是否值得抵达。
新的经济与制度怎样运行？	《活的文明·第一卷：未来文明运行原理》	观察资源、能力、权利、协同与 AI 如何进入运行结构，而不是停在抽象分配公式。
分配怎样进入一个人的一生？	《活的文明·第二卷：未来文明的真实生活》	检验收入、时间、工作、照护、家庭、成长与晚年是否真的转化为更大的真实选择。
从旧结构到新文明怎样形成？	《活的文明·第三卷：新文明的形成》	把制度转换、试验、失败、承接和社会形成过程放回现实时间，而不是假定一种新经济可以一次设计完成。

继续追问	进入未来图景／实践入口	为什么此时进入
资源事实与权利怎样进入现实约束？	《文明跃迁：AGI 时代的资源池元规则》	继续审查资源分类、基本保障、使用权、稀缺、退出与公共条件；资源池不是总资产系统。
整体协调怎样避免变成总体最优或中央主权？	《星云全景版》	把资源、外部性、方案与未知放进整体显影，同时保留主体、授权与现实责任边界。

稳定回流入口：[文明跃迁理论体系公众阅读与传播总入口](#) | [文明跃迁完整文库](#)

贡献值与贡献记录是本文的直接相关实践方向，但当前现行公开续读总表未登记一个可无歧义冻结的贡献值单项稳定文稿页。本稿不制造 URL；读者可先从完整文库进入当前公开版本。未来稳定页进入统一映射后，再更新静态链接，不因此改写本文的经济学判断。

最有价值的参与，不是赞同，而是足以改变理论的专业工作。

不是为了让更多人读完文明跃迁，而是为了让更多人一起完成文明跃迁。

附录 A 来源—主张边界登记

表 A1 来源、证据地位与禁止外推

领域	支持的主张	来源	地位	禁止外推
经典经济与制度理论	价格、劳动、制度、能力、权利束、共同资源和价值争论。	1-16	A／B	不以经典权威裁决 AGI 时代的新边界。
劳动与自动化研究	任务替代／互补、工资结构、职业暴露、工作质量与组织后果。	17-24	A／B	任务或职业暴露不得自动外推为岗位消失。
AI 生产率与宏观研究	特定任务生产率、效果异质、宏观机制和发展情景。	20-28	A／B	局部实验不证明企业、宏观或福利终局。
能源、核算与生态	物质基础、国民核算、生态系统核算和不可逆约束。	29-31	A	统计可见性不等于完整价值或可无限替代。
照护、社会保护与权利	无偿照护规模、社会保护底线和充足生活等权利。	32-35	A	不推出单一跨国制度或固定参数。

领域	支持的主张	来源	地位	禁止外推
竞争与 AI 基础设施	数据、供应链、基础设施集中、进入与竞争工具。	27-28, 36	A/B	竞争风险不自动推出单一所有制。
本文原创连接	价值六分、复合生产链、四轨分配、贡献事件、公共回流和阶段化经济。	全文	C	须由案例、实证、法律与制度效果持续检验。
本文规范承诺	意义来源多元；人的最低地位不由价格、产出或贡献结算；经济权利与意义支配权分离；当前高级 AI 功能角色不生成价值主权。	全文	F	接受规范反例、跨文化／社会后果、法律权利冲突与制度失败检验，不得写成经济学事实。

附录 B 十道跨层推导禁令

表 B1 十个禁止自动推导

起点	不得自动推出	仍需经过
价格上升	总价值更高、社会更正当或主体更值得。	产权、支付能力、外部性、市场结构与对象性质。
效用／满意度提高	权利被尊重、能动性扩大或分配公正。	选择集、过程、长期能力、分布与不可逆。
经济产出增加	全部贡献已被识别、收益归属已正当。	复合生产链、维护、风险、公共条件与外部成本。
贡献较大	人格更高、生存资格更强或应获公共权力。	事件范围、用途、权利底线与反总账。
贡献被记录	形成信用、公民等级或跨域准入资格。	申诉、更正、封存、退休与目的限制。
收入／财富较高	治理、代表、解释或意义支配资格。	民主正当、受影响关系、责任与权利边界。
资产所有	全部用途、收益、排除、审计和紧急权。	权利束、公共义务、外部性与系统风险。
技术能力强	资源优先、公共权威、法律人格或主权。	授权、责任、主体证据、程序与可逆。
获得经济权利	拥有相关意义、文化、关系或生命解释权。	主体、承载史、授权、关系与不可替代性。

起点	不得自动推出	仍需经过
AI 产生高价值输出	AI 已具体验、连续性、工资权、人格或政治资格。	主观体验、不可转移连续性、自身后果关系及各制度功能分别举证。

附录 C 五个复合情景的压力测试

表 C1 情景、冲突轴与最低结论

情景	必须同时观察	最低结论
高利润 AI 诊断	价格／利润、临床结果、数据来源、责任、公共可达和意义归属。	高利润与高准确率都不能独占完整价值。
公共 AI 基础设施	公共投入、开放条件、持续服务、互操作、商业参与与国家权力。	公共投入不自动推出国家全权；私人创新不免除公共回流。
长期照护	时间、技能、关系、被照护者经验、收入与监控。	照护应被看见，但不能被统一计分吞并。
流域水资源调度	生态硬约束、基本需要、历史权利、共同体知识、价格与实时优化。	AGI 可模拟调度，不能设定最终目标或抹平冲突。
矿产与数据中心	芯片需求、能源收益、地区工作、用水、污染、遗产与不可逆生态。	总体收益不能自动抵销权利与不可逆损失。

附录 D A／B／C／F 论证身份矩阵与外发检查

表 D1 四类论证身份

地位	本稿内容	写作纪律
A 已有较稳定支持	价格与制度相关；AI 任务效果异质；职业暴露不等于岗位消失；照护和生态条件可被统计识别；基础设施具有物质约束。	限定任务、组织、法域、版本和时间。
B 前沿／竞争解释	宏观生产率、长期就业、资本—劳动份额、全球扩散、基础设施集中和丰裕情景。	呈现竞争模型、区间、反例与更新日期。

地位	本稿内容	写作纪律
C 跨学科连接／制度假说	价值六分、复合生产链、四轨分配、事件型贡献、公共回流边界、资源权利束、当前高级 AI 经济角色与阶段化结构。	公开替代方案、实施条件、失效指标和退出路径；不伪造参与与共识。
F 哲学／规范承诺	意义来源多元；基本存续与人格地位不由经济贡献自动取消；价格、贡献、所有权和技术能力不得取得完整价值、权利或意义的总账权。	公开署名承担；接受规范反例、法律冲突、跨文化批评和现实后果修订，不得伪装为 A 类事实。

D.1 投稿前二十八项检查

- 是否把职业暴露写成必然失业？
- 是否把任务生产率写成企业或宏观生产率？
- 是否把平均效果掩盖了经验、技能、性别、地区或组织异质性？
- 是否把价格、效用、产出、贡献、意义生成和意义权属混写？
- 是否把利润写成完整公共价值？
- 是否把模型所有权写成全部产出和收益归属？
- 是否登记公共知识、数据、能源、组织、维护、风险和受影响者？
- 是否用伪精确百分比分割不可可靠追踪的公共条件？
- 是否把生存保障以劳动、服从、数据交付或贡献分数为条件？
- 是否让贡献记录可购买、继承、跨域通兑或决定基本权利？
- 是否把照护可见化变成持续监控或关系商品化？
- 是否先分类资源，再选择市场、公共、共同体或 AGI 协调？
- 是否把所有权拆成持有、使用、收益、管理、转让、维护、审计和紧急调用？
- 是否呈现算力的能源、物质、地区和生态后果？
- 是否把不可通约误写成不可决策，或把货币估值写成完全替代？

- 是否把 AGI 产出能力写成体验、人格、工资、权利或主权？
- 是否允许保护先于主体证明，同时避免保护自动升级为权力？
- 是否区分启动期、过渡期、稳定期和自维持期？
- 是否让紧急权限在出生时拥有目的、范围、期限、复核、恢复和补偿？
- 是否把四轨、贡献事件、公共回流、资源权利束或阶段化经济误写为经验经济学已经证明的最优制度，而不是 C 类制度假说？
- 是否把“意义为根”、基本地位或不可结算价值写成经济学事实、模型输出或统计结论，而没有标明 F 类规范桥接？
- 是否把当前高级 AI 的意义理解、保护、传递、调度或能力外延角色绑定到责任可追溯、明确授权、可审计、可纠错和可退出的具体部署？
- 所有当前高级 AI 判断是否绑定对象、版本、任务、组织／部署环境、观察时间与方法，而没有把单一产品表现继承给整个 AGI 类别？
- 是否把微观任务增益自动换算为企业、行业、宏观增长、工资、工时、就业或社会福利，而没有列出扩散与互补机制？
- 每项制度假说是否呈现真正竞争方案、可比较结果与败北条件，而不是只允许本文方案在自己的评价尺度上获胜？
- 是否把《活的文明》或其他未来文明图景误写为经济学证据、制度最优证明或既成现实，而没有明确“愿景不是证据”？
- 是否让专业读者能够判断、拒绝并重新设计未来分配与生活图景，而不是只允许从研究结论走向体系内部支持材料？
- 静态续读是否使用当前登记的 civitas.top 稳定文稿页；未建立稳定单项页的对象是否明确不制造链接并以文库兜底？

参考文献

- [1] Smith, A. (1976 [17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R. H. Campbell & A. S. Skinner,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 Marx, K. (1976 [1867]).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B. Fowkes, Trans.). Penguin / New Left Review.
- [3] Hayek, F. A. (1945).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4), 519–530.
<https://www.jstor.org/stable/1809376>
- [4] Polanyi, K. (2001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 [5] Arrow, K. J. (1963). 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5), 941–973.
<https://www.jstor.org/stable/1812044>
- [6] Sen, A. (1985).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North-Holland. <https://global.oup.com/academic/product/commodities-and-capabilities-9780195650389>
- [7] Sen, 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Alfred A. Knopf.
- [8] Coase, R. H.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1–44. <https://www.jstor.org/stable/724810>
- [9] Ostrom, E.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807763>
- [10] Ostrom, E. (2010). Beyond Markets and States: Polycentric Governance of Complex Economic Syste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3), 641–672. <https://doi.org/10.1257/aer.100.3.641>
- [11] Schlager, E., & Ostrom, E. (1992). Property-Rights Regim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A Conceptual Analysis. *Land Economics*, 68(3), 249–262. <https://doi.org/10.2307/3146375>
- [12] Hess, C., & Ostrom, E. (Eds.). (2007).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as a Commons: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MIT Press.
<https://mitpress.mit.edu/9780262083577/understanding-knowledge-as-a-commons/>
- [13] Waring, M. (1988). *If Women Counted: A New Feminist Economics*. Harper & Row.
- [14] Folbre, N. (2001). *The Invisible Heart: Economics and Family Values*. The New Press.
- [15] Daly, H. E. (1991). *Steady-State Economics* (2nd ed.). Island Press.
- [16] Mazzucato, M. (2018). *The Value of Everything: Making and Tak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PublicAffairs.
- [17] Autor, D. H. (2015). Why Are There Still So Many Jobs?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Workplace Autom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9(3), 3–30. <https://doi.org/10.1257/jep.29.3.3>
- [18] Acemoglu, D., & Restrepo, P. (2019). Automation and New Tasks: How Technology Displaces and Reinstates Labo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3(2), 3–30. <https://doi.org/10.1257/jep.33.2.3>
- [19] Acemoglu, D., & Restrepo, P. (2022). Tasks, Automation, and the Rise in U.S. Wage Inequality. *Econometrica*, 90(5), 1973–2016.
<https://doi.org/10.3982/ECTA19815>
- [20] Noy, S., & Zhang, W. (2023).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the Productivity Effect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cience*, 381(6654), 187–192.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dh2586>
- [21] Brynjolfsson, E., Li, D., & Raymond, L. (2025). Generative AI at Work.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40(2), 889–942.
<https://doi.org/10.1093/qje/qjae044>
- [22] Dell’Acqua, F., McFowland III, E., Mollick, E. R., et al. (2023). Navigating the Jagged Technological Frontier: Field Experimental Evidence of the Effects of AI on Knowledge Worker Productivity and Quality.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24-013.
<https://www.hbs.edu/faculty/Pages/item.aspx?num=64700>
- [23] Gmyrek, P., Berg, J., Kamiński, K., et al. (2025). Generative AI and Jobs: A Refined Global Index of Occupational Exposure. ILO Working Paper 140. <https://doi.org/10.54394/HETP0387>
- [24] OECD. (2023).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23: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Labour Market*. OECD Publishing.
<https://doi.org/10.1787/08785bba-en>
- [25] Filippucci, F., Gal, P., Jona-Lasinio, C., Leandro, A., & Nicoletti, G. (2024).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Productivity,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OEC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apers*, No. 15. <https://doi.org/10.1787/8d900037-en>
- [26] Cazzaniga, M., Jaumotte, F., Li, L., et al. (2024). Gen-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Work.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2024/001. <https://doi.org/10.5089/9798400262548.006>
- [27] UNCTAD. (2025).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Report 2025: Inclus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technology-and-innovation-report-2025>
- [28] OECD. (2025). *Competition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frastructure*. *OECD Roundtables on Competition Policy Papers*, No. 330.
<https://doi.org/10.1787/623d1874-en>
- [29]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25). *Energy and AI*. IEA. <https://www.iea.org/reports/energy-and-ai>
- [30]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2025).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025*.
<https://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sna2025.asp>
- [31] United Nations et al. (2021). *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Ecosystem Accounting*.
<https://seea.un.org/ecosystem-accounting>

- [32] Addati, L., Cattaneo, U., Esquivel, V., & Valarino, I. (2018). Care Work and Care Jobs for the Future of Decent Work.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https://www.ilo.org/publications/major-publications/care-work-and-care-jobs-future-decent-work>
- [33]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2). Social Protection Floors Recommendation, 2012 (No. 202). https://normlex.ilo.org/dyn/nrmlx_en/f?p=NORMLEXPUB:12100:0::NO::P12100_INSTRUMENT_ID:3065524
- [34]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1966).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993 UNTS 3. <https://www.ohchr.org/en/instruments-mechanisms/instruments/international-covenant-economic-social-and-cultural-rights>
- [35]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25).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5: A Matter of Choice—People and Possibilities in the Age of AI. UNDP. <https://hdr.undp.org/content/human-development-report-2025>
- [36] OECD. (2024).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ata and Competition. OEC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apers, No. 18. <https://doi.org/10.1787/e7e88884-en>
- [37] Merola, R., Ernst, E., Samaan, D., del Rio-Chanona, M., & Teutloff, O. (2026). The impact of GenAI on jobs, productivity and work organization: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evidenc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Research Brief. <https://doi.org/10.54394/00034628>
- [38] Humlum, A., & Vestergaard, E. (2025; revised March 2026). Still Waters, Rapid Currents: Early Labor Market Transformation under Generative AI. NBER Working Paper 33777. <https://doi.org/10.3386/w33777>
- [39] Gmyrek, P., Viollaz, M., & Winkler, H. (2026). Disruption without dividend? How the digital divide and task differences split GenAI's global impact. ILO Working Paper 166. <https://doi.org/10.54394/00033147>
- [40] World Bank. (2026).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6: The Promi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wdr2026>
- [41] Chan, C. Y. C., & Shedania, K. (2026). The Aggregation Paradox of AI: Why do micro-economic productivity gains from AI disappear at scal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Research Brief. <https://doi.org/10.54394/00034342>

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声明：本稿在资料与文献线索整理、结构设计、部分文字起草与润色、跨稿一致性检索、引用线索核查和版式检查中使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未被作为经验数据、权威来源或独立证据。研究问题、理论命题、规范判断、材料取舍、引文采用和最终定稿均由作者审定；作者对事实准确性、引文真实性、论证及全部结论承担责任。人工智能不列为作者，也不承担学术责任。正式投稿时，将按目标期刊要求补充工具名称、版本、使用日期和具体范围。